

四
書
輯
釋

論語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爲政第一

凡二十四章

圖

熊禾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孝

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

孝此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

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注德之爲言得也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

胡氏通必注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氏

此此從○身子失或心於心之尤獲守必於得行改仍然於之物未
 誠仁心者錄則改本○能天曰德者得之於初可伯
 曰若是以外其泥字為政以孝是心中不如此不得於六經中德字皆如
 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實得於心方為德也云
 此誠仁心者錄則改本○能天曰德者得之於初可伯
 曰若是以外其泥字為政以孝是心中不如此不得於六經中德字皆如
 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實得於心方為德也云

非是不用刑罰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其向

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語氣子北辰是天之樞也

此爲極細以輪藏心藏在外而動心旁取一子北辰是

之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竟如射鰯子北辰是

也極星便近那辰雖動不竟如射鰯子北辰是

子極星便近那辰雖動不竟如射鰯子北辰是

史記載中謂始有五管窺極星雖動不竟如射鰯子北辰是

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方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天圓而動極星亦微動辰方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半鏡地左極星亦微動辰方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屋脊謂之極星亦微動辰方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極星亦微動辰方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星是也蓋此星獨在天中不動乃居天中極星是

[illegible]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曰此民推黃程子之意辨其微言之

爲政——以德無爲

天下歸之

居其所是無爲之象

○而○衆美歸之天下歸之象

貞象如此

北辰——居所不動

衆星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

語錄蓋近以

如物焉此詩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
如官占惟先蔽志之蔽思無邪魯頌駉反古箴篇之辭詩云駉在囿之野云云思無邪馬賦曰此詩本美魯僖公壯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駉文公秉心塞淵而騁壯三千言也作詩者未嘗以此爲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凡詩之言盡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斬章摘句云耳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悲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錄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

之正否曰若閑雅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

中樂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詩多矣夫子不魯刪去只是好底便定而己聖人刪定好底詩便

要人吟誦○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

功用能使人學者如此夫子忍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不知詩

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

讀此則有意矣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

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

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指惟此一言峯全體言之○思

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

謂之曲詩人主於自有一箇思無邪○補氏曰微謂隱微○

直指之意○黃氏曰直指此則非微言不直截破常有隱微○

思無邪者誠也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

於以而其中未以能正惟至人而思無邪乃可爲誠○

子以而其中未以能正惟至人而思無邪乃可爲誠○

程子曰

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
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前訓孔字云天理即文人事儀則是以禮

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別而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明

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

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

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錄淺深厚薄之不一者

是感之以德自有一齊如北所謂賢者一之以禮而此者金而

實嘉五禮曰以行之一齊如北所謂賢者一之以禮而此者金而

及也先師曰以行之一齊如北所謂賢者一之以禮而此者金而

本己立但民之惑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大

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者無不及深者無太過其未盡

善者皆隨截然於孔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

善乃齊一於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

去聲下撫治

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

出治音同

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固不可

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固不可

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固不可

道

齊

刑

禮

德

輔治之法

出治之本

有恥且格

刑爲終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

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

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語錄孔

五歲時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雖不爲志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孝果能志于孝則自性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觀渴之於飲食終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語錄立謂把捉得定也

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搖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德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義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歸不惑是隨事物此知天命要如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這道理合是如以觀凡事二物二上頂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其所以中有水發如得水發源頭是則所謂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聖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通文
程子曰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得矩天命則耳順則不思而得矣雖畢是人所不肯力矣今聖人凡耳中所謂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融然了而精熟數表微裏故聲入心便融然是非別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幾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韶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

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語錄聖人表裏清圓無

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只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

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

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

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

成章而後達耳

是語錄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

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

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

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熟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

七十歲便畫住了○十五志聖張做實說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

聖人了他自忘地實做特去他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

底志孝立不惑異乎衆人底

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

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

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

用體即道用即義道言渾論之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

天地中和之清自然可以爲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

以爲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語錄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

極好盡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

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

事是心所當爲不要理沒了他如簡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

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

通鑑

其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

信歸焉

又曰

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蹴

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進等而進怠者則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遂級而

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

意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反習水之漸然其心未嘗自

謂已至此也則便不是聖人至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一

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不自為立與欲學者以

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

之屬意皆放聲此語錄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曰志李亦是重

志李言知行之始不誤知命耳則言知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

不踰矩言行之至志李與不誤知天之命耳順一面力行至三十

而立則行之效也志李與不誤知天之命耳順一面力行至三十

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天地之位聖人也略知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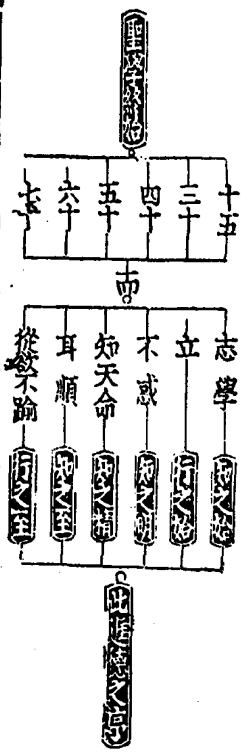
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天地之位聖人也略知底

事乎李只空說也指定謂聖人必自底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

進是為李者立法然當初亦必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底有

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礙然後有以自居此尤足以見聖人之
之所以爲聖人也苟無聖人誰能爲聖人哉
簡耳故集註雖以勉人要爲等而終以獨意其進爲說此
曰矩字尤爲此章之要知是矩知矩力行是又說得此矩
立是守得此矩定是見得此矩分透從矩心不踰矩度之行得此矩
之十分自來耳順矩者何此矩之可守矩則方是矩則有矩皆法度之
矩善於旋轉而無其圓行欲其方故矩以爲矩言有矩即義以爲
定而不於胡氏謂外即道用其義方故矩以爲矩言有矩即義以爲
是也胡氏謂外即道用其義方故矩以爲矩言有矩即義以爲
堯舜以至於夫子聖人十有五時其心自謂是聖人者此心若其
自期於聖人是退到七聖人十有五時其心自謂是聖人者此心若其
聖而姑爲聖人是退到七聖人十有五時其心自謂是聖人者此心若其
力立者此心其所守之定聖人之心不惑者此心哉要之志謂是聖
與聖者此心其所守之定聖人之心不惑者此心哉要之志謂是聖
不踰矩者此心其所守之定聖人之心不惑者此心哉要之志謂是聖
進聖人之心聖人自忘者不之用其心其近何以測其然者欲十
心亦如聖人之心聖人也忘者不之用其心其近何以測其然者欲十
道知行爲要此章分志之始知聖人之心如志之始行大至語錄
一條盡之矣聖人謂之志念而始知聖人之心如志之始行大至語錄
心之欲也容之所謂之志念而始知聖人之心如志之始行大至語錄
之欲從容中道天謂之行志其節欲私志耳而以其所進願謂
欲罷不能者常人謀其心之所強而不出於私欲耳聖人知其進
賢人制其心之所從欲之累隨其心之所強而不出於私欲耳聖人
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強而不出於私欲耳聖人

自從容而不踰於矩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
 之序循其序而不知行並進焉李與年俱長志與年俱進豈不
 能漸造於純熟之境通文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知行兼進不
 而於希聖其庶幾乎全之始終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言李之始終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至也於從心不踰矩皆言李之始終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志又自有聖人
 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志不惑者小德之川流
 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
 是於萬珠真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數化是於一本真觀萬
 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忘無違讀不肯

音於理無違二

而適黃大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曾桓公御為去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胡氏曰三家皆曾桓公御為去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字公之子仲孫也仲改為孟者無子自為長少不與

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取田諸侯也故自以無夫子以

長為孟仲叔季公孫不取田諸侯也故自以無夫子以

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親之令為

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御樊遲以發之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韓氏曰此理

實於理之理字言也凡是先王

背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

語意渾然若其事不專為去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

於禮其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

氏曰若其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

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君子

知三祭以禮便是違背於理君子

之備也八節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如視拒擯而設發葬而

中柱於下倍前後立二層如大柱穿其中而為饒靈以辭諸侯

而柱於下倍前後立二層如大柱穿其中而為饒靈以辭諸侯

侯輅而設發葬車也三家亦以

雖無窮而分去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諸廟與不得為而為

之謂備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得者只是合數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

事親只是合數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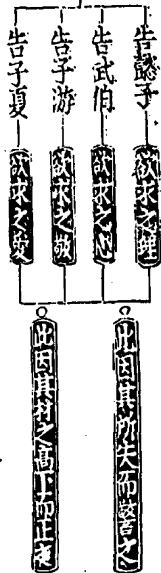
之者而不遂也所謂得為而不為後而固也所謂不得為而

其不夫子所以孝之過於文而失於飾往之皆不得為而為

者此夫子所以孝之過於文而失於飾往之皆不得為而為

之子初七年信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請享之二十四年信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享禮焉時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一矣信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信子嘗令二子季札孔不遇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亦特三家皆於禮非不敬以尊親也而不知適所以爲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之心慰矣崇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所不迫切而意深到孝者所宜勉矣先師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也孫乃可用於衆人舍諸聖人之言也

問孝者四



○子夏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也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爲憂也

此正解

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此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皆

包涵其闕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

乃可謂孝亦通前說爲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

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身中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人養謂飲食供奉也大馬待人而

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計六大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

而敬不至則與養大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

也通說金匱注曰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

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

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語錄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

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大馬至卑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

懸絕之甚若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

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當是以爲孝乎食音嗣韻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

之也曾猶嘗也隨孟吳程曰饌當難曉難曉二反曾舊音增

也○愚按子夏謂泰山之魯同音釋文嘗也又下篇曾謂同○程復心曰

伯問孝之訓有三說一難也人子能愉悅其顏色二難也孟子武

爲憂一說謂程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

無益唯父母之疾爲可憂耳此說其字正說蓋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率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凡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爲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

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

奉養親之常事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

通後說承順父母○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事親以禮

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錄問如何見得日觀聖人慈地說則知其入如此子

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

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錄告懿子無違意

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

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觀酒掃應對之論焉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踐故必

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學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

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察各中

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顯白顯其言可者与之不可者

拒之孟子亦曰此宮牆似子夏是固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先師曰問孝四章

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敬不逮礼以事親二則敬謹守身

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親親四則欲其愛親孝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此工簡物賦形况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通安

金履祥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愚按

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請

爲句絕文意俱屬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之爲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人

不違者意不相背

音有聽受而

無問難

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

所言之理

非發如發揮發見之發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

號延平

顏子深潛純粹粹字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其

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

通安

金履祥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

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子而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

是顏子尤溫淳淵默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

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

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者也故終日言但見其不

達如愚人而已及退省

反

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

問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惑

也語錄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

他知之以此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

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不再問也點字如

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存養退省其

私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

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講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

耳順地而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根趣味矣○致堂胡氏曰

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

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其存者緣惜哉○通

謹其獨也夫子之言終日則所言多矣矣今存者緣惜哉○通

日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難發答問而自存者緣惜哉○通

言之理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難發答問而自存者緣惜哉○通

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

之而不惰者其回也○子當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知時

兩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兩便發顏子一聞夫子

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道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也且不徒發之於人○井上之情而能發之於已所獨知

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札之教而為精獨之學者也

顏子知行兼盡

聖人
體段已具

以知言終日不違如愚

洞然自

有條理

以行言亦足以發不愚

坦然由
之無疑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語錄大綱且看這人

爲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其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語錄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

語錄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所爲雖是善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

語錄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也所為吉所行何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考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規非常曰測

觀也於安所樂音略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

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錄意所從來不變既善又真

於為善自無倦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

免於偽○安大率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也本心愛如此雖未

由偶不知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是觀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所由則先之為小人善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安則君子所出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所觀者君子小人視之觀其

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由復觀其其所由之善而

言心之所安意是發所安○既為小人何由復觀其其所由之善而

端處心是全休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度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評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

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

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

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知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孟子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眸子人焉。變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

視大綱

觀加詳

察又詳

其

所以

所由

所安

察之學

觀之意

察之心

人焉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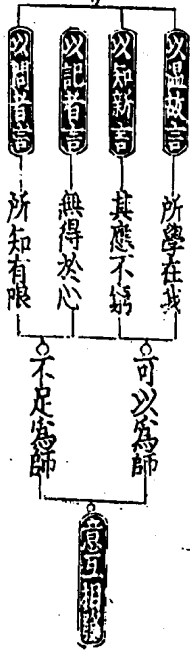
善惡莫逃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得與反而所知有限其應不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孝記曰記問之

師○語錄記問之孝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
 懷而後尋得道理能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
 時節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
 乃是溫故伸之觸而新則常活不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
 有然不時加重此却是知新重○或問遺忘之所患而無所據以
 知新矣然徒能溫故則亦未免有發棄遺忘之所患而無所據以
 富新矣然徒能溫故則亦未免有發棄遺忘之所患而無所據以
 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其未得者譬之聞人作日○尋其出
 所已得其心每有為師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聞人作日○尋其出
 今日其心每有為師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聞人作日○尋其出
 以為師排以能知新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不
 無忘其所能知新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不
 者日知其所能知新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不

學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

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諸錄此君子便是聖人之文者此

德出衆德德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

之太用不如此聖人之妙耳子貢問曰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

用不得夷清惠和亦只欲得一件也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

相通以物言用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具

可以爲際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言優爲趙魏老不具

原君子之所不器也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苟無才

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

弗器者矣通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則氣質變化而才

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

故凡苟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也士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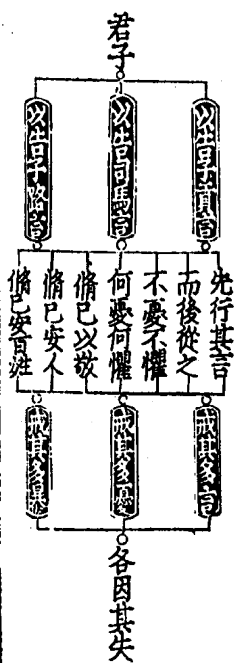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

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

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大易於言而

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鏡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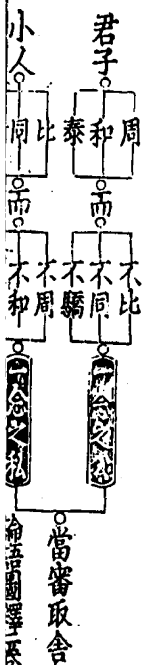
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語錄只爲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徧，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夫相遠，則周則徧，又天下比則徧，於親愛周是公。此比比是私。底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

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足則若
 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必傷害之
 此小人而不周也○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
 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
 之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錄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
 便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資得思慮便失了便著於事上
 便舍彼取此○通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事周比
 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義未易察
 故拳二微字者致審焉先師曰通書曰我善惡我者善惡所
 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
 謂我善者當審察於我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
 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
 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語

不泰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語錄李是李其事如讀書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其事如讀書

是李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李須思此道理

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李者粗迹耳故味而無

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焉

理李也然致其所為便有行意先曰李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李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五者中

之意曰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其朱子米之於此以廣此章之

意○通曰朱子釋中書李問思辨屬精李知之事也篤行屬

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李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

心是知之事至若李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

則思又是李習之事若有不問者要之專言李則李教知李

以成功言

學而必思

不問則心

廢一不可

思而必學

爲學得法

以目之

不思則罔
不學則殆
罔而無得
殆而不安

無一而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之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

正說曰異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

欲精之爲害甚矣

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孟子觀其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

何以法胃俗之藏哉

見矣。韓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爲一爲端而異端非聖人

而別以自爲一件道理也楊氏以所爲仁爲義而爲端

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教方明其義未得詳耳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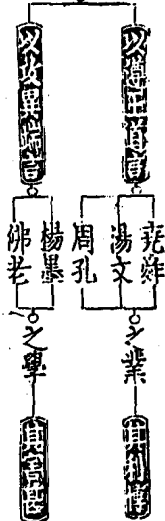
不關異端也。胡氏曰楊朱之教方明其義未得詳耳或謂

已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墨翟之者先師

曰孔子之時楊墨未興故集注下一加字然則異端何所
乎孔子謂楊墨之害猶原亦異端也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
辯之道則老聃亦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者書先儒
謂老聃則老聃之蒙莊出而祖老子自以此為始為虛無之祖
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楊子雲曰非徒與文王為匹道故凡
非聖人之道○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
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之不爾則侵陵自然
入於其中矣程子之時名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惑然
老聃之徒出則依乎理而大亂真矣注采此條而中開序亦曰
氏炎和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注有取於程
氏之言痛切今學者老曰老便易對氏孟子闢揚便是關老如
只言佛而不來者老曰老便易對氏孟子闢揚便是關老如
道墨只是硬活地老曰老便易對氏孟子闢揚便是關老如
最精是動人如老曰老便易對氏孟子闢揚便是關老如
問佛氏所以差曰吾儒見得都是實如天命之謂道佛氏
夷狄之教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如天命之謂道佛氏
民而己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圖說後世教子云今
亦為之惑者不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圖說後世教子云今
之說則沒可購者不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圖說後世教子云今
而道家蕭條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去自難去之力

學作當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去爭又或謂併之聖
出孔子為經曰天下果有經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
難至乎故外仲尼之論而由他道則其害為尤甚者也
荆棘而已此數語實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王道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子路好去勇蓋有強壯其所
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
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
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

知之理乎

語錄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

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知之爲知

是使人安於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知之爲知

於自謙又問疑不知自謙也故程子曰此意雖意方完既不

相類每事問疑不知自謙也故程子曰此意雖意方完既不

也而不知爲知○張氏曰是以爲知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先師曰

而後已好勇多喜自高不服下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

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

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不知食終有見義欠忝傲處不

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已

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字指一事之知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此

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數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尤

疑者所失信殆者所迷安程子曰尤

罪自外至者也
慚理自內出者也
至人
我
自
知
其
非
理
而
悔
之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疑者學之精誠意存焉

者守之約不待言則無可據多則多見孝既博矣以釋之精

然少
 後加
 之
 其
 餘
 之
 已
 信
 已
 安
 者
 而
 所
 守
 方
 得
 其
 約

然字三
而若簡之約在字又舊謂之精守之各九字斷
然字三
而若簡之約在字又舊謂之精守之各九字斷

三不我元以富而巳無可倚矣凡言在其中者果不求

自至之辭在其中樂亦在其中仁在其中直意以救子張

之失而進之也子張有弼外來聞之失也夫子見是見人失之言見是見人失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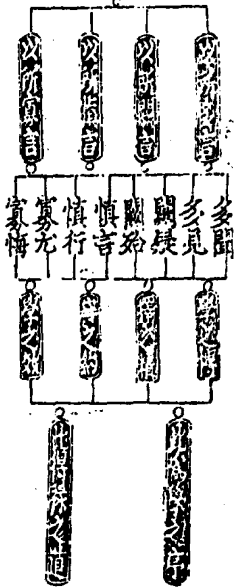
而聞者亦有見而不可泥者聞見當闕其疑

言行之大凡言不謹則見尤於人人既見尤則自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先竟故有已既有悔又安得不見尤只

是各將人自見知有得祿之道○聖人只教此謹言行

○人或不拘人必已獲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

學祿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哀公魯君名蔣

反子兩

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反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

去直而惡去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

性也○大孝曰好人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

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也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夫爲
 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三家專魯公安得擅率錯之推說使
 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事魯公安得擅率錯之推說使
 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率錯之禍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
 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黨死哉

以民心好惡言

好直

有服不服

此情之曰然

以民心逆順言

錯直

所以不服

此理之曰然

舉直

所以服

錯枉

舉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之名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

一待賈而沽二也季氏逐君三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而沽一也

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雖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平子逐君乎

季平子卒桓子立五年以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

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而記語謂

言孝者友乃孝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

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語錄錄下而有是亦爲政

字上今人只爲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

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發明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

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家之政也推廣以爲家政之意乎

本意不過如此孔子引之

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
仁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辭之至理亦不外
是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
亦是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裏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
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爲政

以孝治天下

居位

指一國之政

以弟事長

孝親

乃一家之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號五方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厄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去車軌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

輓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挽駕馬則掾而曲之其
最前鈞衡者爲軌而亦通謂之輓輓爲屈木以駕牛而聯於

橫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半居與下曲其末而上鉤
於轅就輿言之則其上一丈四尺四寸半居與下曲其末而上鉤
不也缺去七寸以轅馬領於鉤而使不得出謂之輓其平外爲
衛合言之轅即軻也軻所以鉤而使之牛力全在有馬力嚴
屬故軻軻有軻軻之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
猶是也言行相與之言不出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信是
得如家則不可行於家外無信則不可行於鄉黨○信是
氏曰行之不可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許謙曰軻軻是車與牛馬接處
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以人言

大事

無信 不知其可

勉齊說

以物言

大車

無輓軻 其何以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二

作乎

陸氏名元明字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此與三十年爲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爲地正大其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以
生於寅蓋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陽而人丑以
正月寅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詩譜曰堯以
禹首用人統堯舜皆神聖故禹不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三綱五常禮
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三綱五常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度小過不及之間蓋其不及而己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
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
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
楚禁緯術數之學也○諸經緯如亡秦者如之望氣厭勝風角等
反是○語錄所因之禮是天子更變○然則周者素果如夫子之言
皆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然則周者素果如夫子之言
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然則周者素果如夫子之言
否者素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則周者素果如夫子之言
尊君卑臣猶周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君臣之禮如立
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君臣之禮如立
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
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大且厚○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
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
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永貴不尊君卑臣素人因之也
尊者益之而過時卑者損之而過卑因古人亦未嘗不

並用秦人則益之而損之○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損則則益之而損之○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自脩身以至於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有書曰天秩
 有孔三綱五常即天叙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
 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
 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之常
 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
 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萬世而不易制變隨時出而變易觀二
 而已矣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三氏禮制

父子因言

三綱

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

五常

仁愛之理
義宜之理
禮敬之理
知實之理
信實之理

三尚

夏尚忠
夏尚忠

天不與言

作以天
不可易

論語圖卷十四

三統

三統

商尚質
周尚文
夏尚人
商尚地
周尚天
統

古今之通義

故有變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祀士庶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下不得兼乎上祭山川祭大夫祭五祀祭大司祭禮云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今人祭其鬼而祭其非其鬼者蓋猶神氣之不屬焉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也但欲銷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下采乃是短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先陳曰知義而不為是無義然之氣以既道義故也此章發人不惑於鬼神而不為是知而惟用力於人之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而推之於民義者必不識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此章意合蓋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識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此章意合蓋其

通義

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理所當爲者
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
一過一不及也

以不當祭而祭

非鬼而祭

非本不損

謂

有以損敬福之心

勉齋說

以當祭而不祭

見義不爲

無勇

謂勇敢在則之志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允善通攷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通攷

熊禾

言夏禮周之禮次言夏禮不足徵其後有於周之說周禮孔樂一廢棄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祭三章通

言孔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二家爲桓公之後皆魯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

氏作無列也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其佾數

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二人餘儀此

或曰每佾八人

六佾六十八人

餘微未詳孰是

通鑑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梓

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

而云每八風故自八諸侯以下公從之柱頤注云

侯八人每八風故自八諸侯以下公從之柱頤注云

爲三十二人每八風故自八諸侯以下公從之柱頤注云

舞之家朝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

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若是非其大夫而

意也。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

集注以容忍爲後。趙氏曰敢忍之忍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

也。容忍之忍有秋傳所謂忍人提

指先師曰子之政而亂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不先君曰子之政而亂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言之則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范氏曰樂舞之數自

上而下降殺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稽差也

自八殺其兩而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變上不忍故也而季

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黃氏曰范氏主後說而反在謝氏正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爲是句以心此一發耶

三家僭竊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般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諸侯之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是詩人入前只

有明文故只就其事青之難微則分明天子之詩故引詩

以明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明天子之詩故引詩

無此義焉取此詩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詩其

也是言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詩其

不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詩其

是廟庭蓋廟制室○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外爲堂堂前爲庭○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去所當爲則事親自合孝臣無此身已則無此爵位已則君

上而此爵位則事君自合忠止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

只是因其本分當爲之事非過外也

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

伯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

魯公世出於周公以天子之禮祭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也之內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侯魯諸天子之制三季家僭魯遂至於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魯天子之禮所以追終

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乎○

馬氏曰三不韋春秋說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

勳勞於天下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祭皮弁素積而垂

大夏此八爵之壽也其後群公之類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
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
則魯以諸侯階用天子之樂久矣夫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
設於社非外也而桓公之樂而階天子之樂夫三家皆祖桓公
得以此習用魯廟之樂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先師曰程
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先師曰程
子唯用禮記之說謂成王之賜伯禽桓公而立廟說得有考
春秋之說有來歷蓋桓公之時桓公桓公而立廟說得有考
子之禮樂賜魯禮記漢儒傳襲之說恐不可信姑存此說以
俟同志其
商略焉

廟祭雍徹之說

以魯諸侯闕

則受皆非——未免自階

以三家大夫闕

則襲之弊——遂使皆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甘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

而禮樂不爲之用也

語錄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

樞不省了。自與札樂不相干。札樂未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
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使不示札樂何。黃氏曰。仁者心。
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
○程子曰。人心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先師曰。孟
子曰。仁者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游氏曰。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語錄程子曰。固好但少。則不見得仁。
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和。仁者此心一。易只是人發私。
心。做不得出來。安得爲有。序安得有和。仁者此心一。易只是人發私。
如兩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至○陳氏曰。正當道理。將正理。
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公○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此見札樂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李氏曰。說。
亦將如之何哉。○陳氏曰。此章札樂正。○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程子曰。說得札樂二字。游氏說得仁字。○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之然。後氏鐘。○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然。後氏鐘。○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氏曰。游氏。○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指札樂之。○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李氏曰。說。

徵之
前二章之
後故云然
亦是孔安
故在李氏
前

人而不仁

本論正理失

鯨序

木和

玉帛

鐘鼓

非有禮樂之實

徒有禮樂

如禮樂何

雖欲用之
不爲之用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事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心者禮之本也故曰心者禮之本也凡物有本末和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斥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飲之誠則類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末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

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語錄問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

按禮華實其本立則此本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

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

但當尊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不足耳語錄治田疇是

無空曠方是熟若居喪而無意於禮文行得皆無空曠禮

得中此禮字兼吉凶言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謂未合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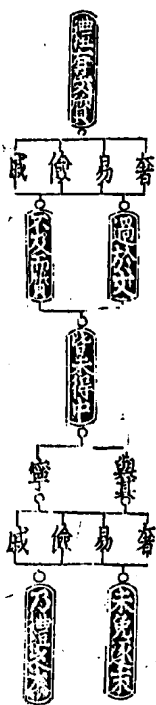
乃禮之本也語錄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

有當文時不可一句以凶禮言後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

自有箇中間餘物也

文謂初亦未有不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馮氏曰過猶不及也○與奢均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而後奢○葉氏曰論禮之中此或曰問禮而初喪明禮之奢儉聖人之言惜一明一大抵如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執然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執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救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戒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范氏曰夫祭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山禮記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鳥反尊而抔反飲為之簠簋○音甫簠豆壺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爾雅**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苦怪反將而土最儉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餽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壺也為尊也○抔飲

手禮之也。直者，直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
 爲者，上之也。直者，直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喪，無節制，周衰世方以
 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錄
 汗尊，杯飲之說。他處是就，論說至於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文
 意顯明，後云則其本戚而已。以與前無收殺。○先師曰：集
 註曰：本有二句，精密至矣。范楊二條，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
 本根而亦能花，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未流
 必有失，禮始於儉，未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未流之
 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不如諸夏

之僭亂去聲也無上下之分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尹

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

其道爾雅責在下之無君正說也尹氏兼責在上之不能盡

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鄭氏曰八佾一篇

無非傷權臣之附屬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

疾之也實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孔樂何鄭之

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通集註無

上下之分全責其心猶見其察察乎不可犯也

正意尹氏責其君推說也

以夷狄有君言

君則君
臣則臣

知有上下之分

傷時之亂

以諸夏亡君言

君不君
臣不臣

雖有不能盡

論語三六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於陳也

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

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通鑑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下名山大川五嶽則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子弟

子名求

人特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

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

有也

厲激厲也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

如何祭得獻○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

是眞實無妄難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

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

故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凡其

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陳氏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

此實理相隨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張吾之精神吾之精神

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張氏曰

故對能問禮之本原山豈受非礼之祭鬼神雖聰明不外乎

祭禮所不安神其身之乎意當抑有爲其家臣者通有旅
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獨不悉禮之惜者一魯男子不酒知
林效請問之曰正季氏欲泰山之州勃抑林成因季氏之依
問欵是○范氏曰非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
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非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
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
之道也語錄問自八伯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聲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

三耦射三耦出次而後升當階此而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

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音立飲也胡氏曰

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

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手西攝西勝者拾御左手右手加也

弓於其上遂以執御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洗升堂少右不

勝者進北而取豐上之解與立飲卒解坐莫于豐
口與者先降也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以升而飲也
曰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飲也彼飲之意又升而飲也
鐵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於下者字
也○善按程子謂之下而飲非謂升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
其下堂而不後則辱之甚又問唯謂不勝而下飲否曰恐皆降也
勝者飲不勝者則辱之○胡氏曰辛射此面揖揖如升射皆降也
命設三制辛射西極西勝者之弟射畢解將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
出揖如始升射交階勝者之弟洗辭酌奠于上勝者進坐取
之解興立飲卒解坐莫于豐下因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辭立飲也士許謙曰射有三六射實射燕射天子
諸侯卿大夫皆有四射外諸侯有賓射燕射也射燕射以有
天子八歲內諸侯四歲外諸侯六歲大賓射無射也各服其所宜
服袒決遂而立堂下所階之東南隅西北面射時耦同出交而
當序立於物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後比於孔然後升堂出而
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負一揖而復位後比於孔然後升堂出而
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復位之子弟洗辭酌奠于費
上拾御左手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
決右不勝者至豐北而坐取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
少者先降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失
勝者勸飲之意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

是非不勝以取勝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
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語釋射有
意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
。通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
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志勝已之心勝者亦
畧無一點直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
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君子

以無所爭

恭遜

雍容揖遜

以有所爭

禮射

雍容揖遜

非若小人

以有所爭

揖讓

以有所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姑反呼縣反普

此逸詩也

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

見詩何義且見類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情好口輔也輔

左傳也易咸其輔盼目黑白分也黑曰素粉地畫俗作之質

也約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詩無此句意四下文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魏氏曰巧

句素以爲飾中通此意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笑美目一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謂之周禮冬官考工記及畫續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繪凡五續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續謂之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

後可加文飾申繹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壁人言必精聖人骨中

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叫喚則無由謝氏曰子貢因論宰市

發揮於外一審統起則一審精作也

子夏因論詩而知孝故背可與言詩○揚氏曰
其受和去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享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以孝禮器口無忠信之人則不虛道
過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無忠信之人則不虛道
信當先而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無忠信之人則不虛道
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孝
必以忠信為質亦本孔子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孝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
謂云講治固所謂起予則亦相長壯之義也長也謂教者與
孝者交相長益

文齊先後

以畫之本質言

以人之本質言

素

○絢采為後

盼

○華飾為後

情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

補註

史記杞出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者夏后禹之

宋出宋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各略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徵反知陵證也文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先代之禮與文籍載之賢臣言之二皆皆先代之後所當有

也二皆皆不足則無載之賢臣言之二皆皆先代之後所當有

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信聖人之微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

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

久歸藏之書今無傳。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

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肅則以爲杞

略

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

公

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
經書子以賤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禮

以記宋之流傳言

制度

文為

故能言之

以記宋之流傳言

典籍

賢猷

故難取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帝大計反

趙伯循曰

伯循名匡唐河東人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

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或問以始祖配祭而不

又羣廟之主不敢襲也

通鑑其孔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又喪服小

通鑑許謙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

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山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

祭於始祖之廟而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

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居南面以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

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居南面以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

成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

文王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王之於僭違不

國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之禮祭其非

近陳君幸謂東遷之後諸侯僭禮又按史記謂其祭非

辨又據外紀謂魯諸侯而曰魯之郊惠公許氏曰成王命

魯而祭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雖周公所自出之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廟以周公之禮之也然則魯公

郊廟皆後出之僭而附會為之堂位之說故不灌者方祭之

始用爵紂勿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以爲問爵者孔家

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輔氏曰周之祭禘先以

求神於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

則浸以懈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禮記元已失孔既故發此歎也

韓氏曰：「罔祭之罪，雖大而與其未已，且因隱當諱，其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以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藏之。」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由二王壤之。吾舍上魯何適矣？魯在春秋以後，爲諸侯所望，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記之以類次之也。韓氏曰：「謝氏蓋并前章通論之此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

文獻不足，其何以觀？郊祀非禮，吾不欲觀。」

所深歎。

三代之禘

以備禮官之杞無徵

以備禮官之宋無徵

以備禮官之宋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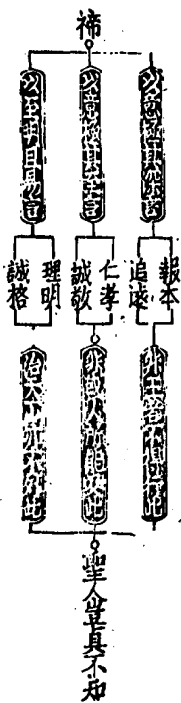
以備禮官之宋無徵

以備禮官之宋無徵

以備禮官之宋無徵

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
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
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洽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祭之其大
甚遠者若他祭与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
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喜是也。禘之意最深長
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會至如郊天祀地
闕遠雖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
之精微盡識之他至安能與於此哉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
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
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祖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
止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前於始祖之廟然
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
若如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
明如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
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
心至自然沛然也。黃氏曰根於天聖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
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誠敬深遠豈

或人所能知也。又魯所當贊乎。以事本而達之。而及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達。哉。○焉氏曰。中書云。明乎禮樂之理。精於義理。其如示者。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廟嘗發此語。至北復指其學以示或人也。○通曰。於簡而海山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神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者。仁曰誠仁。孝曰誠孝。發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以下句祭神是單思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錄

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而死者已遠四時追思告而容可敬
 得之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山林
 神名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此孔子先王生於斯祭神主於斯而如
 在之誠則一問人於天也此則理具於生不窮者主於敬而如
 而生成而死者氣也氣聚在也此則理具於生不窮者主於敬而如
 矣問理於我而未嘗亡也其理升魄降魄已此而無然理之根
 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理升魄降魄已此而無然理之根
 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其理以
 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昭而不可掩此其
 苗脈之較然可觀者也答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
 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本蘊枯數無餘而氣之在此者
 能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
 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
 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
 此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無子孫矣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
 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無子孫矣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
 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無子孫矣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
 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其要之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論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
 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
 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
 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成天

統攝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也。天地相間，道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萬物之功在萬物，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道。事這氣便去，他相通如氣，則許多落豆孔，猶不誠，是無此氣，故漫爲之。

子曰：「五旦不與祭，如不祭。」去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他人攝之。補鄭曰：攝，代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

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

日齊。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日齊。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

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祭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誠則有格，有格則有誠。此誠則併此神，無子不持說，神來格。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補氏曰：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而言也。○先師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而言。但言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礼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也。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思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矣。

祭

以誠之至言

祭先如先在

祭神如神在

必見所祭

以誠之感言

郊焉天神格

廟焉人鬼享

由已致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嫡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

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上帝，配祖以牛。孟夏之月，其祀先農，配先帝以騂牛。孟秋之月，其祀先嘗，配先帝以白牛。孟冬之月，其祀先蠶，配先帝以白牛。凡祭五祀，時

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墜音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禮記

竈門外平正可類祭外墜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

孔五祀皆然問五祀皆何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祭

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

閭人之類祀山川則厲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

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義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歆而祭於

神之以爲求也禮記集註五祀春陽氣出祀於竈於熱類也中

五祀之室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祀於各室爲常故陰氣

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

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

之難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與之時用見竈爲卑喻自

賤賁萬火竈以火祭祭主之當更之時用見竈爲卑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誼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比君

欲以竈比權臣故引此俗語以諷聞孔子之聖但其氣質卑陋

自謂有權可引援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窔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窔所能禱而免乎天即理也一句是以昭昭之天

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理在天之天而獲罪

非自對至矣○語錄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不當是論

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改善○天者即此道理之天

違矣於理便是得罪於天可畏之甚此逆理以拒王孫賈亦

使得罪於天天下有正理也○吳氏曰天雖積氣言但當順理非

特不當媚窔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錄緊要字便是媚字非理

則獲罪○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他王孫賈而知此意

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真氏曰聖人言大德宏

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窔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苟

又不違性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言於權貴非即逢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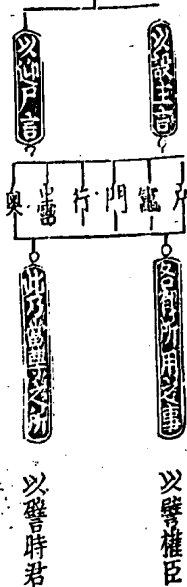
悅則必微辭使然雖直言激厲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

象猶未免於一偏然此非的論也又苟欲師慕其乃一

敬以存養心平氣和則度乎其可也

野經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
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五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一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或問聖人

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直
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
畧畧則後先愈滋矣○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
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師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
夏時殷幣周舞則有之矣○先師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
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

功參周禮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之蓋從周
 之禮文質得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
 夏禮周禮三百焉周禮三百焉周禮三百焉
 助酒人百而微周富矣盛矣夏后氏五十而
 其文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
 所以發於周也

三代之禮

以周所監言
 以夫子所從言

夏過乎質
 商過乎文
 周郁郁乎文

周禮所監言
 夫子所從言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二十三年周公孫大廟魯公
 魯公孫以爲周公也周公孫平前魯公拜手後曰生以義周

公死以爲周公也周公孫平前魯公拜手後曰生以義周
 魯公孫以爲周公也周公孫平前魯公拜手後曰生以義周

玉席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或問觀或稱賢人之

聊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嘗爲其邑大夫。語錄呼魯人

相識者。孔子自少。夫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

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語錄是禮也。謂○尹氏曰

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雖知人祭亦謹之至也。其爲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語錄明春知固無不

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變器數之未掌之有司。容亦

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而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

夫如文九年。諸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子

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章仲叔于奚。亦此例。子

之。其也。孟僖子。病不能相。使二子季氏。亦此例。子

領於敬謹之至。如玩聖人氣象。○悲氏曰。或首。韓氏曰。此

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草也布侯而棲草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音也侯以布爲之

皮以爲之侯三小鳥而進中以中爲鵠

金覆祥曰侯本侯射的之樂謂既人射中也從侯從矢

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射之侯也取射禽獸之義

以許謙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麋鹿士一侯

皆以布爲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

侯用虎皮熊皮用能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

的故曰棲皮爲鵠實射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三分

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朱紵熊射之侯外亦用蒼黃

大夫士二正朱紵熊射之侯外亦用蒼黃公諸侯三

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用質大夫士則止就布

故曰畫布爲正今集注凡言畫布爲正是以實射

言棲皮爲鵠是言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所以觀盛德也

主於中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記曰縣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

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襄

廢列國兵爭復反又尚貫革故孔子數之○楊氏曰中可以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如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饋

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

之胡氏曰周孔太史頌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

牲告而侯國所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

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至十

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數已明以後不復議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

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曰大

抵是事之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曰大

於是非則金履祥曰告本取告口之說豈謂年貨銷之也猶未

脫去通攷牛口加倍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之告上則曰告

詩譜曰朔之為言鮮也謂月之變已滿明皆至也日而死

月之文試左氏傳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卿以此日視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算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說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朔受之天子，燕之祖，廟一也。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爾。小貨聖人之心，所懼者禮所存者大也。張氏曰：孔發羊存，庶有能因羊以復禮者。是羊蓋禮之所寓也。發而天子貢，務貴姓故，計及此。○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告朔。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誦也。』

黃氏曰

黃氏各祖釋字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

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

也。而從禮氏曰。如年下之。則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

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

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上。按黃氏。謂孔子

或人字上。譯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著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也此平言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思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

患患之不足

所當然。亦以人而責也。

尹氏曰君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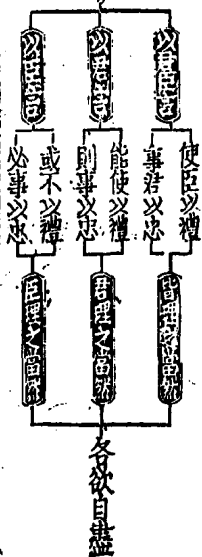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加一則字。以此章

意也。君爲臣言。則君雖不以忠。臣豈可以不忠。○語。與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常用之。何。於事君上。誠忠曰。父子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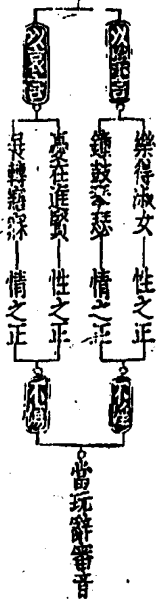
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
 就不足如說○焉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
 事上者易以敬當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對伐則非礼
 其道三家之義惟有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客景
 矣從激其變無益也大臣父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
 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
 者矣本末兩盡含蓋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之論可以
 告其父而不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論其臣此其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
 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南宮敬之文安縣常能之以和其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礼則臣錢
 微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處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
 又言外之意

君臣之道



指與肅之詩而言蓋蔡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
鄭衛之詩蔡邕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此情之正者矣
讀者於此有所悟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詩讀
可以參看○黃氏曰先生晚年用政刑集註止於此意

關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語錄問以木爲社主是以前代爲主曰

神樹之類以木各社如條社枿社之類○唐孔氏曰夏

變邑宜於商都宜於周都豐鎬宜於栗○沙隨程氏曰古者

石爲主非古也○通攷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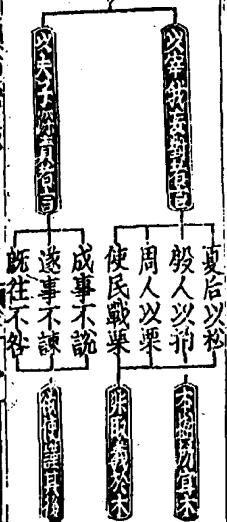
後漢曰夏后氏娶周本征伐而得天下目黃祖父之封故曰
殷人周人也故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
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禹爲黃氏禹爲夏氏言氏
所以別於禹光禹自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
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惠曰禹受禪於君戰栗恐懼貌率我
故夏桀后桀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戰栗恐懼貌率我
又言周所以用桀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
說與音余○輔氏曰按其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
以行弗思命則誦成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
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武
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
警戒之也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周社之主國已甚懼
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
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憂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
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幸我
不能以是爲說故有妄對
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故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
之本意又啓時君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改又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
 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率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曰其社非取義於木也率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華我當正其言之言也曰使民戰栗蓋有敬用刑威之心也
 不告也○先師曰作宰我失言說則成事修事二句以無著
 有情否則付之則疑亦可也○**通政**金晨祥曰此三言亦或當
 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集註蓋取諸此而陳定宇引南軒之
 說然去彼程
 子之論故也

哀公問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於王道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矩指事之發見必者器

不能使主於王道則事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

使主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初本

器之義識字尚陳邪一字之精嚴如此字者豈可以或曰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反形說苑或問說苑

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臺舊說謂嫁曰歸

一娶九女者管仲一娶三姓而歸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今按

安得只謂之非檢此說恐非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

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公立仲父教法太公問

乎內政委焉外事新焉民而歸之是力可奪也桓公曰善乃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民不從管子是任管仲故樂

三歸之臺以自歸於民冲一娶三姓而歸九女故樂三歸之

臺觀以終之是自然於民力也○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

中物專謂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
皆言其多員程可說先仲致謝大夫曰善吾者左不

右古中謂三歸者有三歸之門而此者故築臺以歸民之左

歸曰歸三歸者三姓如諸侯如此則有三歸之家古註云婦人謂

集豈不歸三歸者三姓如諸侯如此則有三歸之家古註云婦人謂

也其為階也又一金履祥曰諸侯三姓而歸九女此則三女而已

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又以勾股法三分其二為中方之數

之數凡幾乃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則言其臺制之盛家臣

非後爾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舜兩謂之樹塞猶蔽也設舜於門以

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外樹屏以蔽塞之蓋

註以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

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詩云高八寸足高二寸木爲之
中○趙氏曰古者諸侯寺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三筵前受
爵故軍反此盛爵於站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
賓於站取爵跪而飲主人受爵飲畢反此盛爵於站上答拜
上主人升階上其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站上大夫則
無通政○詩云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飲皆以燕土以燕大夫則
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侯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
亦用諸侯之屏如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列
會主國之君先設站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飲畢
畢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於管仲○愚謂孔子譏管仲之
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
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
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下同
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
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
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也○愚天動也所以謂其奢而無所
忌也○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器之小而器之盛而益也

蘇氏曰

蘇氏名轍字子瞻
號東坡眉山

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際

其及者

是謂大器

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

後治人者是也

管子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持規矩準

繩乎

治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

其本固已淺矣

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仲雖可沒身

公且蒙

管子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姜徐贏蔡

於亂也

管子

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寫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楊氏曰夫子

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

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

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微蓋世方以

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去

管子

則不悟其小宜矣

吾爲之範我黜

管子

然曰不獲爲之計遇一胡而獲十○每

王霸所以自論使其合諸侯匡天下出於至公則雖在下位

不知聖賢

好客

不能正身脩德

中庸卷小

大學之道

開卷甲

窮理

匡天下

不能致主王道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声大音奏從音韻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發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

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

成也所謂武王伐纣一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

之六成是也高下之不相和也清而不相和也濁而不相和也清濁相和而後樂生焉

謂之則波比有分數又與時自宮商角徵羽五音既不相奪倫則血氣易得調外又與前相後而後可謂如音

累如貫珠故至於成○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

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

乎不相反而相傳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八音不
 合於合自然不可拘迫生並故從之欲其和然而易以混而
 無別故和中欲其微然分明無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清
 澤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矣○或問明而聽必清
 此四正樂不可易一則樂之始終終理盡矣○音克諧是已
 蓋所謂正樂而為之樂○馬氏曰維理所謂八音克諧是已
 所謂無相奪倫是已○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終焉合之
 有三節始作是其中○有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終焉合之
 妙有純和然和之中○有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終焉合之
 通按置圈外蓋始成爲次樂二節○有章謝說章京告其而
 節中之節奏命之後繼之以樂○又繼之以樂○又繼之以樂
 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爲
 此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樂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木鐸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氏曰封人而官名掌為設封而

人謙封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所謂領谷封人祭封

矣自言其見聖人而語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

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

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夫子所當見也

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殺放逐於是也

子失傳司寇

通鑑

喪放逐也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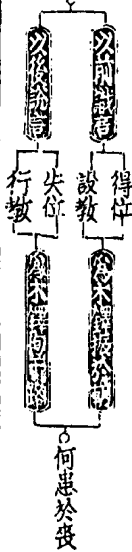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終繁世道之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

然忘斯世可謂知足矣。知聖人且知天矣。○語錄這裏終好
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然也。這裏也。見得嚴封人
高。○補氏曰。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或曰。未鐸所以拘于道
路。○補氏曰。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或曰。未鐸所以拘于道
如木鐸之拘于道路也。○補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
而味短。○補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
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直中
○先師曰。後說與後字。及天下之無
道。父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夫子為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舞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補氏曰。人生得如
此。則其聲容之美。是美之實也。○補氏曰。人生得如
此。則其聲容之美。是美之實也。○補氏曰。人生得如

致治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紂之德美武王伐紂然紂之德性之也又以損逐而有天下武王

節樂武樂

以力言

鮮紹堯致治

其功比一

無不盡美

以德言

武反之

以事言

武誅征

其言不同

有善未善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

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臨喪而無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為禮，本也。其本既亡，

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前，失其本矣。其本既亡，

觀者若不能寬，敬矣。了却就寬，敬矣。中者，量也。所行之數，皆無足

不寬，有教不寬，則雖有其教，是如中者，量也。所行之數，皆無足

可就本上看，他得失，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量是有限，其本方

難，聖人亦然，口吾不為，而善凡有所長，必觀之，以相進退。

亦有見而云非泛辭也。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体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体都不足更把其底去看他。

三事得失

